



JPC

*Journal of Publishing and Criticism*

*JPC*, Vol. 1, No. 1, 2026, pp.77-86

Print ISSN: 3107-0892; Online ISSN: 3107-0906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jp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pc260108npict>



## 反向与正向：《时光机器》中的共同体想象

王晓惠(Wang Xiaohui)，张莉莎(Zhang Lisha)

**摘要：**作为一部兼具时空穿越叙事魅力与深刻伦理内涵的科幻经典，《时光机器》是威尔斯共同体思想的集中体现。本文通过深度挖掘作品关于共同体的反向想象：社会伦理秩序一旦失去公正性，不同群体就会从经济的两极分化成伦理的两极，最终酿成人类自取灭亡的恶果，系统阐释作品的正向思考：减少巨富与赤贫的人口数量，消除经济的两极分化，维护社会伦理秩序的公平正义，保证大多数群体受益，才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才是未来人类社会的福祉。共同体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公共权力的公正和共享，其路径为保护伦理存在，提高伦理能力。没有伦理保驾护航的科技和社会很可能会戕害人类。人类社会应在共同体框架下，鼓励人们努力追求和实践人性的真善美，实现人生最高境界的社会价值。威尔斯以科幻叙事为载体的伦理思想，直指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问题，对于当代社会追求和谐共生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与现实关照价值。

**关键词：**《时光机器》；共同体；伦理秩序；伦理存在；伦理能力

**作者简介：**王晓惠，广西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文学伦理学批评。电邮：athena\_hui@163.com。张莉莎（通讯作者），广西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医学人文，电邮：1363311792@qq.com。

**Title:** Negative and Positive: The Imagination of Community in *The Time Machine*

**Abstract:** As a sci-fi classic that blends the narrative allure of time travel with profound ideological connotations, *The Time Machine* embodies H.G. Wells' thoughts on community in a concentrated manner. By deeply exploring the work's negative imagination of community: once

the social and ethical order loses fairness, different groups will evolve from economic polarization to ethical division, ultimately leading to humanity's self-destruction,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work's positive reflections: only by reducing the population of the ultra-wealthy and the destitute, eliminating economic polarization, safeguarding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social ethics, and ensuring benefits for the majority, can a genuine community be established, which constitutes the well-being of human society in the future. The key to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a community lies in the impartiality and shared nature of public power, and its realization path includes protecting ethical existence, enhancing ethical competence.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without ethical safeguards are highly likely to harm humanit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ommunity, human society should encourage people to strive for and practice the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of human nature, so as to realize the social value of the highest realm of life. Expressed through science fiction narratives, Wells' ethical thoughts directly address the essential issues of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undoubtedly carry important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and realistic reference value for contemporary society in its pursuit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Keywords:** *Time Machine*; community; ethical order; ethical existence; ethical competence

**Author Biographies:** Wang Xiaohui,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Literary Ethical Criticism. E-mail: athena\_hui@163.com. Zhang Lisha (Corresponding Author), Master's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Medical Humanity. E-mail: 1363311792@qq.com.

## 引言

关于“共同体”的概念，虽然存在文化语境的差异，但是中西方学界对其阐释具有核心的共识。亚里士多德（1995，p.13）将“共同体”定义为“为了实现某种共同的善而结成的关系和团体”，费迪南·滕尼斯（2010，p.54）则强调其是“关系的有机结合”，费孝通（2012，pp.1-5）指出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梳理上述概念界定可见，中西方学者都着重凸显了“共同体”的核心特质，即：“合”，“合”既指向共同体的缔结基础，也贯穿其持续运行的全过程。与“合”对应，“分”作为共同体发展的反向状态，直接意味着其解体与终结。对“分”的深层研究，恰恰能为理解“合”的逻辑与基础提供重要的反向启示。关于“共同体”构建的正向与反向思考，早在一百多年前，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就通过科幻小说《时光机器》进行了深刻的文学表达与探索。

威尔斯被誉为“科幻小说之父”，与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贝内特（Arnold Bennett）并称“英国现实主义三杰”。这些荣誉既凸显了他在科幻文学领域的开创性地位，也印证了其作品深植于现实主义的思想内核。身兼小说家、政治家和社会学家于一身的学者型作家，威尔斯始终将小说视为承载多元诉求的载体，他以小说家的艺术匠心为骨，又以社会学家的忧患意识为魂，更以政治家的改良思想为脉，使文学创作成为他批判社会现实、阐述核心思想、探索人类真理的重要阵

地。他认为“小说能够调节社会矛盾，促进人类互相理解，帮助人自我反省，昭示道德准则，交流良好的行为方式，营造风俗习惯。”（Wells, 1979, p.154）他创作的科幻小说，惯以缜密的逻辑架构、奇特的想象设定与悬念迭起的情节推进，将碎片化的科幻假象有机植入叙事肌理，使起初看似难以置信的故事逐渐转化为具有现实参照性的可信文本，吸引读者不自觉地吧科幻场景投射到现实生活中，将文学世界与当下时代形成互文对照，从而领会和接受威尔斯通过小说传递的深层伦理教诲。

威尔斯的首部科幻小说《时光机器》被认为是“最好的文学作品，将在我们语言最伟大的小说中占一席之地”，（Pritchett, 1976, p.35）亦被称作“现代文学中最令人感到荒凉的神话之一”。

（Lodge, 2001, p.237）小说借助“亦真亦幻的叙事效果”，（杜飞, 2005, p.71）深刻剖析了阶级矛盾的本质，不仅揭示了“不同阶级族群之间因为不能将内部的伦理道德推及外部而导致的冲突和互噬”，（刘熊, 2010, p.92），也警示了“阶级分化到极致所产生的严重性后果”，（李霄垅、许乐琪, 2016, p.14）进而驳斥了人类会“……向更高级进化”（Huntington, 1982, p.7）的盲目乐观想法。《时光机器》渗透的“批判现实主义的道德精神”使其“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和深沉的哲理在任何时候都具有现实意义”。（张莹, 2008, p.281）作品中渗透的共同体哲思，更因“文学经典的超越性与接受的共通性”（杨晓霭、胡一凡, 2022, p.145），对当代共同体建设形成重要启示。基于此，本文致力于系统阐释《时光机器》中的共同体反向警示与正向构想，以期当代共同体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文学智慧。

### 一、从经济的两级到伦理的两级：《时光机器》中共同体的反向警示

共同体本质上是由社会不同群体通过伦理关系联结而成的存在，正如黑格尔（1997, p.8）所言，“伦理本性上是普遍的东西”。这意味着任何社会生活都无法脱离特定伦理环境而存续，而伦理环境的核心支撑则是一套具有公正性、普遍性和整体性的伦理秩序。作为社会精神层面的抽象规范，伦理秩序的根本功能在于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维护各群体的正当权益，其公正性直接决定了共同体的构建基础与运行稳定性。若伦理秩序偏离普遍性原则，转而向特定群体倾斜，必然会损害其他群体的合法权益，进而丧失其核心的公正性特质。而公正性的缺失会直接导致群体间权益分配的结构失衡，这种失衡并非临时现象，反而会在缺乏矫正机制的情况下持续固化；随之而来的是群体间伦理矛盾的不断积累，进而升级为不可调和的伦理冲突，最终导致伦理秩序的崩塌与共同体的瓦解。威尔斯正是基于对这一逻辑链条的深远洞察，在《时光机器》中展开了对共同体命运的反向想象。

《时光机器》首先描绘出 80 万年后人类社会的未来景观：处长满鲜花，随处可见辉煌的宫殿建筑，整个社会没有任何所有权的标志，人类不再为经济问题发愁，战乱与纷争彻底消弭，阶级差异看似已然消除，俨然是一个“天堂社会”。（p.63）<sup>1</sup>然而，这片“天堂”之下暗藏着骇人的分裂与异化：生活在地表的埃洛伊人，其智力与体力均出现严重退化。与地表繁花似锦的“天堂”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莫洛克斯人长期栖息于地下，终日与机器相伴，在肮脏的环境中从事生产劳动，而

---

<sup>1</sup>赫伯特·乔治·威尔斯（2009）：《时光机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他们的劳动成果最终全部用于满足埃洛伊人的生活所需。这种看似埃洛伊人剥削莫洛克斯人的表象背后，隐藏着更为残酷的本质：埃洛伊人实则是莫洛克斯人圈养的“牲畜”，每当黑夜降临，他们便会沦为莫洛克斯人的食物。80 万年后的人类社会早已不复存在共同体形态，所谓的“人间天堂”，本质上是人类后裔啃食同类的地狱，这种残害同类的终极结局必然是人类的彻底灭亡。

80 万年后人类后裔为何会陷入蚕食同类的绝境？人类又为何会分化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带着这两个疑问，时光旅行者在自己所处的时代不断探寻答案的蛛丝马迹。他指出，这一分裂的根源早在 19 世纪的英国便已埋下伏笔，彼时人类社会已出现泾渭分明的两大群体：资本家与工人，且二者间的社会差距正以惊人的速度持续拉大。（p.95）“伦敦东区”的工人们如同莫洛克斯人，被迫生活在与“自然世界隔绝”的“人造世界里”，（p.95）长期被剥夺接触地表资源的权利；而资本家则对应着贪图享乐的埃洛伊人，他们“追求安逸”，（p.95）独占地上世界的所有核心资源，将土地瓜分殆尽，把工人驱赶到地下生存。资本家试图以这种不平等的阶层划分构建共同体伦理秩序，妄想凭借自上而下的伦理关系维系两个群体的永久平衡。然而时光旅行者最终发现，这种建立在剥削与压迫之上的畸形伦理秩序并未持续下去：80 万年后，曾经的平衡彻底崩塌，伦理关系发生根本性逆转，人类最终走上了人吃人的不归路。

《时光机器》创作于英国 19 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这一时期的英国刚经历新科技革命的洗礼，社会产业结构、阶级结构乃至整体社会生活正经历前所未有的颠覆性变革。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直接驱动了工业的飞速发展，进而促成物质财富的急剧积累，人们对未来普遍秉持乐观主义信念，坚信人类社会的进步不可阻挡。然而，威尔斯敏锐洞察到一个深刻的悖论：物质世界的空前进步并未同步带动精神文明的提升，反而催生了一系列具有毁灭性的社会伦理矛盾。其中关键的症结在于社会贫富差距的日益悬殊，而科技的不当应用进一步加剧了人性的扭曲与人类的异化。在当时以资本家与工人为核心力量的社会共同体中，资本家凭借手中掌握的统治权与财富资本，无底线地侵占社会公共利益与生产资料，将工人彻底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与机器。在这样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下，广大工人阶层的生存空间被极度挤压，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难以得到保障。恩格斯（1997，p.434）说：“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的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资本家侵占工人的正当经济收入，迫使工人不得不接受资本家更加贪婪的剥削和残酷的压迫，两个群体之间的持续贫富差距扩大，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已经站在经济的两级。

“资本社会中的伦理道德秩序带有极大的诱导性和欺骗性”，（王晓惠等，2025，p.46）正如尼尔森（2014，p.43）所指出的，这种伦理秩序被资本家“……蒙蔽的遮掩而巧妙地装扮成整个社会的利益”，实则彻底沦为资本家压榨和敛财的工具。由于自身合理的伦理诉求始终得不到回应，工人阶级不仅逐渐质疑并否定这套丧失公正性的伦理秩序与规约，更对维护和实施伦理秩序的统治阶级失去信任。打破虚伪的伦理桎梏、推翻资本家的专权统治，成为工人阶级的必然选择。由此，原本仅处于经济关系“两级”的两大集团，逐渐演变为伦理关系绝对对立的两极，这种对立是无法调和的根本冲突。随着双方殊死斗争的不断激化，被资本家炮制的所谓共同体彻底走向解体。最终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已完全从地球上消失，只有“太阳永远地落了下去，海面上一片血红”的死寂终局。（p.167）

《时光机器》基于对未来社会的科学幻想，暗含作者对人类发展走向与终极命运的悲观预判，同时折射出其对共同体的批判性反向思考。在共同体运行体系中，一旦伦理秩序丧失公平性与合理性，势必会催生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分化与阶层剥削。倘若失衡的伦理关系长期无法修正，社会伦理准则与道德约束将彻底失效，社会阶层会从经济层面的两极分化，进一步演变为尖锐的伦理对立。伦理失范与道德失序问题会持续加剧，强势阶层终将以貌似合理化的暴力手段彻底消灭弱势群体，最终导致共同体体系崩塌、人类文明走向毁灭的悲剧。值得注意的是，强势阶层并非固定不变的，在某些条件下弱势阶层或许会转变成强势阶层，犹如埃洛伊人是莫洛克斯人的盘中餐。《时光机器》的这一反向叙事蕴含深邃的道理：唯有消解贫富极端分化的经济鸿沟，坚守并维护社会伦理秩序的公平正义，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合理权益与发展利益，才能真正实现共同体的本质内涵，为人类文明的长远存续与可持续发展筑牢根基。

## 二、从伦理存在到伦理能力：《时光机器》中共同体的正向构想

《时光机器》通过对共同体形态的反向批判，深刻揭示了共同体内部经济分层与伦理撕裂双向极化的潜在危机。由此可见，若要有效规避双重分化带来的社会瓦解隐患，就必须将社会政治制度的合理建构与伦理秩序的公平建构作为共同体稳定运行的核心基石。建设公正性的伦理秩序需要确立双重发展维度：一是夯实伦理存在的底线保障，切实守护共同体成员的基础伦理权益与生命尊严，为共同体的长久存续构筑伦理根基；二是推进伦理能力的系统性培育，全面塑造个体与群体的伦理认知、道德实践及良性交往能力，为共同体长效发展注入内生动力。上述两大维度兼顾宏观制度顶层设计与微观个体道德涵养，彼此相辅相成、协同赋能，能够共同维系共同体关系的良性运转，助力共同体实现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 （一）保护伦理存在

樊浩（2015，pp.33-50）指出，“社会财富与国家权力是伦理理念的客观化，或者说，是伦理的存在和实现方式”。这一观点揭示了抽象伦理向现实社会渗透的具体路径，伦理理念通过具象化为经济与政治领域的制度规范，将自身转化为可感知的客观存在，使个体在受经济政治制度制约与引导的过程中，间接体验到伦理的约束力与价值导向。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与公共权力的规范运行，其前提和保障在于一套公正合理的伦理秩序。若这一伦理秩序遭到破坏，国家的政治经济权力沦为强势群体的专属工具，其公正合理性便会丧失；而失去伦理秩序约束的财富与权力，必然走向被强势群体集中占有的失衡状态。这种分配与运行的失衡会直接激化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利益矛盾，最终引发社会动荡。社会财富与公共权力分配的公正性，不仅是伦理秩序有效运转的外在表现，更是伦理自身得以存在的必要前提与保障。一旦财富分配与权力运行偏离公正轨道，伦理理念的客观化过程便会出现根本性断裂，进而引发社会层面的伦理信任危机，最终动摇伦理存在的现实基础。

《时光机器》中对伦理消亡的未来景象有着明确且层层递进的刻画。时光旅行者抵达 80 万年后的世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尊白色大理石雕像。作为人类文明物化成果的雕像，本应是文明存续的象征，但其呈现的状态却暗藏文明崩塌的隐喻。这尊雕像“……那双失明的眼睛似乎是在注视我，嘴角带着一丝浅浅的笑意。日晒雨淋把它破坏得很严重，给人一种病怏怏的感觉，让人不快”。

（p.41）“双目失明”和“病怏怏”的形态将 80 万年后的人类文明具象化为奄奄一息的存在，彻底

丧失了对人类行为的约束力与引导力。这一雕像所传递的文明衰败信号，直接引发了时光旅行者对自身安危的深层担忧，而这种担忧恰是对伦理崩塌可能性的预判：“如果这个时代民风变得很残忍怎么办？如果这段时间人类已经丧失了人性并且进化野蛮、冷漠而且无比强大该怎么办呢？”。

（p.43）后续情节则逐步印证了这一预判，当旅行者目睹莫洛克斯人餐桌上的“一块大腿肉”时，他不由得“……从心底可怜这些在人类的滔滔洪流中仅存的最后一点孱弱的生命”。（p.123）此处的“大腿肉”暴露出人类后裔的伦理底线完全崩塌，即便他们仍在生理层面延续，但其行为已背弃了人类的文明，人类文明和人类伦理此刻已经毁灭。

旅行者指出 80 万年后伦理存在彻底消逝的根本症结，可追溯至 19 世纪社会财富与公共权力的合理性、合法性双重丧失。资本家不仅垄断了社会的经济命脉与政治主导权，在无情剥夺工人基本生存权利的同时，进一步剥夺了其受教育权，教育权的缺失又加剧了阶层固化与认知隔阂。正如小说中所强调的那样：“由于富人所受的教育日益完善，以及他们和穷人粗鲁的暴力行为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p.95）这种权利与资源的双重剥夺最终推动两个集团向经济与政治完全对立的两极分化。小说中“旧有的秩序已经部分被逆转。复仇女神正悄悄向那些精致柔弱的人们逼近”（p.115）的表述，正是分化、冲突升级的生动写照。这种伦理冲突与阶层对立最终引发了物种层面的异化：原本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在长期艰苦劳作中逐渐演化成强悍的莫洛克人；而曾占据强势地位的资本家，却在贪婪享乐的侵蚀下退化为孱弱的埃洛伊人。埃洛伊人沦为莫洛克人的猎物，不得不以生命为代价，偿还其先辈因贪婪与残暴所欠下的伦理债务。

伦理体系的崩塌并非孤立的价值危机，其终将演变为长远的社会危机：当维系社会秩序的道德底线不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纽带断裂，利益争夺便会失去伦理约束，进而引发全局性的社会动荡。更为严峻的是，这种危机最终可能触及人类存续的根本，因此，伦理公正性的持续存在才是人类社会长治久安的核心基石。现代社会在追求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同时，更需警惕社会伦理不被侵蚀：一旦伦理公正不复存在，即便是“……几近完美”（p.97）的科技，也无法阻挡人吃人的社会现象重现，更难以改变人类走向悲惨结局的命运。而这一切危机的根源，恰如《时光机器》中所显示的，在于部分贪婪的资本家“……心安理得地把自己的舒适和愉悦建立在同胞的辛苦劳作上”，（p.123）其对利益的无度攫取正是吞噬伦理公正性的重要诱因。

伦理的公正性既是社会权益分配走向合理化与合法化的道义要求，也是衡量社会均衡发展的道德判断，更是构建社会和谐制度的价值选择。作为贯穿社会运行层面的核心价值维度，其存在与否直接决定了制度体系的合法性根基，唯有以公正性为伦理基石，制度才能获得社会全体成员的普遍认同与自觉遵从；反之，若伦理丧失公正性，制度的合法性便会从根源上被动摇。当伦理公正性缺失时，长期遭受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的群体必然率先对该伦理体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产生质疑。这种初始质疑会逐步升级为对伦理规范正当性的彻底否定，进而演变为对现有伦理秩序的主动破坏乃至颠覆，反抗最终会直接指向伦理的制定者与维护者，甚至爆发殊死对抗。

## （二）提升伦理能力

伦理能力作为人自觉遵守伦理规范、遵循伦理标准的核心能力，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这一能力的存在，根本上由人性与理性共同决定。首先，人性指“人作为人而非兽存在的本质属性……是人的道德属性”，（聂珍钊，2014，p.271）而理性则指向“人在特定环境中的正确认知和价值判

断，是人拥有的使自己区别于兽的美德”。（聂珍钊，2014，p.252）人性与理性均是人类独有的美德与道德品质，这一共通性不仅构成了伦理能力的内在动力，更成为伦理能力存在的重要表征。一旦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割裂，将会严重扭曲了人性的人性，压抑理性的功能，最终导致人类的伦理能力在物质丰裕而精神匮乏的窘境中持续退化。

《时光机器》中还有一座特别的雕像，隐晦暗示了 80 万年后人类伦理能力的丧失。那是“一个半人半羊的农牧神像，或者类似的形象，只是没有头”，（p.119）这一形象极易引发读者对斯芬克斯符号的联想。斯芬克斯的特征在于“人头与兽身的结合”，这一形式蕴含着进化与人性的隐喻。正如聂珍钊（2014，p.38）所阐释的：“斯芬克斯形式上最重要的特点是人头和兽身结合在一起。这个特点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说明人在形式上最重要的特点是头脑，这是人类经过生物性选择的结果；二是人的头脑的象征性，表明人类经过长期进化完成生物性选择之后，已经具有了理性的萌芽；三是狮身说明人是从兽进化而来的，人的身上在当时还保留着兽的本能。”与斯芬克斯的“人头兽身”形成对照，小说中的“农牧神像”缺失了象征人性与理论的“头部”。人与兽的根本分野在于人类拥有以大脑为物质基础的理性与人性，这两者正是人类伦理能力产生的前提：大脑的进化使人摆脱了纯粹的兽性本能，理性的萌芽催生了道德判断与伦理意识，人性则为伦理行为提供了情感与价值支撑。由此反观这尊无头雕像，其“没有头”的设计象征性地剥离了人类理性与人性的物质载体，而“保留兽身”的特征意味着兽性本能的留存，二者精准传递出 80 万年后的人类后裔已丧失理性与人性、不再具备伦理能力，雕像的符号意义与小说的伦理叙事相互呼应。

人类的伦理能力与人类文明成果相辅相成，可以说人类文明是人类理性和人性生成和发展的源泉，高度发达的文明可以滋养和提升人类的伦理能力；理性和人性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 80 万年后的人类社会不再存在任何文明的迹象，曾经的博物馆已变成废弃的“青瓷宫殿”。（p.127）博物馆是人类文明成果的聚集地，然而在未来世界里却是一片废墟，凝结着祖先智慧结晶的书已变成散落一地的纸屑，一派破败和荒芜的景象是对人类曾经的脑力劳动和人类文明资源的巨大浪费和亵渎。没有了文明，没有了书，人类得不到伦理教诲，其伦理能力就像无源之水，很快就干涸了。埃洛伊人从不读书，他们很久之前就已经抛弃了文明，或者被文明抛弃，他们无法从曾经伟大的文明和知识中习得理性和人性。只有五岁孩童智力的埃洛伊人，何谈伦理能力？旅行者倾向于把埃洛伊人看作是人类的后裔，并非认为他们具有伦理能力，而仅仅是“他们仍旧在很大程度上保留有人类的外形。”（p.123）埃洛伊人丧失伦理能力是失去文明教化和知识教诲的恶果。

在《时光机器》的埃洛伊人团体中，威娜（Weena）是唯一与旅行者建立亲密联结的女性角色，这一特殊性使其成为解读人类后裔人性留存的关键样本。旅行者明确感知到，威娜是埃洛伊人中最接近于人类的存在，主要原因在于“她的感情更加富有人性”。（p.127）这种人性特质通过具体互动场景得到充分印证：当旅行者救起落水的威娜时，她会以花环作为感谢的信物；在互赠鲜花的温情时刻，二人以亲吻双手的动作，传递出人类本真的爱与感恩。即便威娜的理性认知已出现严重退化，这种源于内心的温情与感激仍未泯灭。威娜身上残存的这些感性特质，“证明即使有一天人类不再有聪明才智和强健的体魄，人类的内心仍然怀有感激之情和对彼此的温情”，（p.183）而她与旅行者之间相互照顾、彼此牵挂的情谊，进一步印证了其身上保留着部分人性。

莫洛克斯人的伦理能力已消失殆尽，时光旅行者认为“……是不可能在那些东西身上觉出有什么人性的地方”，（p.133）而这种“非人性”的认知，首先源于其与人类截然不同的外形特征。他们“面色苍白，没有下巴，眼睛硕大，粉中带灰，而且没有长眼睑”（p.109），这种完全背离人形的生理构造，是让旅行者初步推断他们不具备人性的主要特质。若说外形只是直观的背离，莫洛克斯人的食人行为则彻底突破了人类伦理的底线。莫洛克斯人的先辈曾拥有过文明，本应具备人性与理性，但他们如今却完全丧失了对“人”的概念认知，他们“比我们三四千年以前的食肉祖先更没有人性”。（p.123）由此可见，莫洛克斯人既无符合人类认知的外形基础，又毫无人类的伦理意识，更丧失了先辈传承的人性与伦理能力，没有伦理能力的他们完全不属于人类的范畴。

在《时光机器》的想象性叙事中，80 万年后埃洛伊人与莫洛克斯人的伦理能力已完全退化，这一设定直接导致了人类文明走向灭亡的终极恶果。小说正是通过这一极具警示性的科幻图景，折射出其深刻的正向思考：当人类丧失伦理能力时，个体将彻底藐视伦理存在的制约，肆意打破长期形成的伦理秩序，公然践踏维系社会运转的伦理规约，呈现出“人已不人”的本质性异化，最终必然引发人类社会的全面消亡。人类社会的存续与可持续发展，不仅以伦理体系的存在为基础，更深度依赖人类自身伦理能力的持续培育与不断提升。小说中的旅行者作为知识精英的典型代表，不仅具备较为完善的伦理意识与实践能力，更以其超强的分析判断能力、对埃洛伊人的尊重与同情，以及主动提供帮助和保护的善良品格，成为理性与人性完美融合的伦理典范。在推动整个社会个体伦理能力提升的进程中，这类兼具认知深度与人文温度的知识精英，理应承担起引领示范的标杆作用，为伦理能力的普遍提升提供可参照的实践样本。

### 三、从反向警示到正向构想：《时光机器》中共同体建构的当代价值

作为一部兼具时空穿越叙事魅力与深刻伦理思想内涵的科幻经典，《时光机器》不仅是威尔斯共同体思想的集中体现，更完整呈现了其对伦理道德的深入思考。尽管作品植根于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社会现实与伦理语境，但其核心关切直指共同体解体与重构的关键症结，即群体分化对共同体存续的根本冲击。因此，作品的价值已经突破特定时代的局限，得以为当下共同体建设提供极具价值的思想借鉴。

小说通过反向科幻想象所展开的警示性叙事，实则蕴含着指向未来的正向构想：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在于让内部不同群体的合理伦理诉求得到充分满足与实现，而这一目标的达成，必须以保持公正性与合理性的伦理秩序为基础。社会的伦理存在与个人的伦理能力共同构成了公正性伦理秩序建设的支点，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伦理能力是伦理存在在个人行为中的具体外化与实践体现，而伦理存在则为伦理能力的保持、提升提供了必要的土壤与支撑。这一对要素唯有在特定伦理环境中实现和谐统一，才能共同服务于共同体的维系与强化，不存在脱离伦理存在的孤立伦理能力，也不存在缺乏伦理能力支撑的空洞伦理存在。

《时光机器》再度印证了威尔斯的小说观，即文学并非单纯的审美载体，而是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重要媒介。其作品的独特性在于，将自然科学的缜密逻辑与科学幻想的浪漫想象深度融合，进而围绕共同体建设展开系统性思考：唯有坚守伦理存在的底线，持续提升人类的伦理认知与实践能

力，构建兼具公正性与合理性的伦理秩序，并通过规范公共权力的公正行使、保障公共权益的平等共享，才能不断夯实共同体的根基，推动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更深层的思想内核来看，这部作品清晰地折射出威尔斯身兼社会学家与政治家的双重立场，其伦理主张贯穿始终：缺乏伦理约束的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终将异化为戕害人类自身的力量。人类社会必须在共同体的整体框架下，倡导并鼓励个体追求与实践人性的真善美，最终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抵达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威尔斯以科幻叙事为载体的伦理思想，直指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问题，对于当代社会追求和谐共生、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与现实关照价值。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AI 时代英国科幻小说的‘人类-技术’伦理书写研究（1818-2021）”（项目编号：25WWF422）阶段性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 ORCID

Wang Xiaohui <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9-0003-0513-9140>

Zhang Lisha <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9-0007-6553-0802>

## References

杜飞（2005）：“声音的诗学：《时光机器》的叙述视角和叙述效果评析”，《外语研究》（05）：71-73。

[Du Fei (2005). "The Poetics of Voice: Narrative Perspective and Effects in *The Time Machine*."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05): 71-73. DOI: <https://doi.org/10.13978/j.cnki.wyyj.2005.05.016>]

费孝通（2012）：《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

[Fei Xiaotong (2012). *From the Soil: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樊浩（2015）：“当今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哲学规律”，《中国社会科学》（12）：33-50。

[Fan Hao (2015). "The Spiritual-Philosophical Logic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Ethical Development."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2): 33-50.]

黑格尔（1997）：《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

[G. W. F., Hegel (1997).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lated by He Lin & Wang Jiuxing. Commercial Press.]

H. G., Wells (1979). *The Contemporary Novel*. In Leon Edel & Gordon Ray (Eds.), *Henry James and H. G. Wells*(pp.131-156). Greenwood Press.

Huntington, John (1982). *The Logic of Fantas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李霄垅、许乐琪（2016）：“焦虑时代：威尔斯小说中的英国”，《外语研究》（04）：12-16。

[Li Xiaolong, Xu Leqi (2016). "An Age of Anxiety: Britain in H. G. Wells's Novels."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04): 12-16. DOI: <https://doi.org/10.13978/j.cnki.wyyj.2016.04.003>]

刘熊（2010）：“永不妥协：《时光机器》的伦理警示”，《世界文学评论》（02）：92-95。

[Liu Xiong (2010). "Never Compromising: Ethical Warnings in *The Time Machine*." *World Literature Review* (02): 92-95. DOI: <https://doi.org/10.13978/j.cnki.wyyj.2016.04.003> ]

Lodge, David (2001). *Language of Fiction*. Routledge.

聂珍钊（2014）：《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Nie Zhenzhao (2014).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斐迪南·滕尼斯（2010）：《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Tönnies, Ferdinand (2010). *Community and Society: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ure Sociology*, translated by Lin Rongyuan.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richett, V. S. (1976). "The Science Romances." In Bernard Bergonzi (Ed.), *H. G. Wells: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Prentice-Hall.

吴英成、惠蕾（2017）：“‘全球本土化’：东盟地区汉语进阶式推广”，《语言战略研究》（01）：76-82。

[Wu Yingcheng, Hui Lei (2017). "'Glocalization': A Progressive Model of Promoting Mandarin in ASEAN Region." *Chinese Journal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01): 76-82. DOI: <https://doi.org/10.19689/j.cnki.cn10-1361/h.2017.01.010>]

亚里士多德（1995）：《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Aristotle (1995). *Politics*, translated by Wu Shoupeng. Commercial Press.]

杨晓霭、胡一凡（2022）：“文学经典的超越性及其跨文化传播”，《西北民族大学学报》：145-151。

[Yang Xiaoi, Hu Yifan (2022). "The Transcendence of Literary Classics and Their Cross-cultural Transmission." *Journal of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 145-151. DOI: <https://doi.org/10.14084/j.cnki.cn62-1185/c.20211220.001>]

张莹（2008）：“解读《时光机器》的批判现实主义的道德精神”，《外国语言文学》（04）：277-282。

[Zhang Ying (2008). "The Moral Spirit of Critical Realism in *The Time Machine*."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04): 277-282. DOI: <https://doi.org/10.19716/j.1672-4720.2008.04.011>]

王晓惠、张佳音、邢瑞桐（2025）：“毒药、假药、良药：论《托诺邦盖》中的理性意志与伦理选择”，《文学写作与评价学刊》（01）：39-47。

[Wang Xiaohui, Zhang Jiayin & Xing Ruitong (2025). "Poison, Fake Medicine, Good Medicine: The Rational Will and Ethical Choice of *Tono-Bugay*."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valuation* (01): 39-4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1995). *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3)*.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